

樂天者的女兒

尤多拉·韋爾蒂 著 江玲譯



EUDORA
WELTY
The

*Optimist's
Daughter*

樂天者的女兒

尤多拉·韋爾蒂著 江玲譯



THE OPTIMIST'S DAUGHTER by Eudora Welty. Copyright ©
1969, 1972 by Eudora Welt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Random House, New York.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February 1975

樂天者的女兒 尤多拉·韋爾蒂著 江玲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五二一七號

菲中文化出版社承印

菲律賓馬尼拉信箱一五一號

1975年2月(香港)第一版·1975年2月(馬尼拉)第一次印刷

每冊定價：港幣三元

封面設計：蔡浩泉

壹



護士爲他們把着門，麥凱爾瓦法官一馬當先，進入無窗的診室等候醫生爲他診治，後面跟著他的女兒勞雷爾和太太費伊。麥凱爾瓦法官是個高大肥胖年屆七十一高齡的老人，跟一般老年人一樣掛著繫上絲帶的眼鏡。現在他就把著眼鏡，坐在比醫生用的腳凳畧高的皇座樣的椅子上，勞雷爾和費伊隨侍在兩旁。

勞雷爾·麥凱爾瓦·漢德是個苗條的女人，滿臉沉靜，四十多歲了，一頭濃髮還是烏黑的，雖然她穿的那套套裝在新奧爾良來說算是太厚了些，裙子上又有一道皺褶，可是衣料的質地 and 剪裁都很得體。她那深藍色的眼睛疲憊無神，顯然一夜沒有睡好。

費伊蒼白瘦小，穿著一襲釘有金鈕扣的洋裝，趿著涼鞋的腳輕輕拍著地板。

這是三月初一個星期一的早晨，他們三個人剛剛到新奧爾良不久。

考特蘭醫生跨開大步穿過房間和麥凱爾瓦法官及勞雷爾握手寒暄，他還是初次見到剛嫁

給麥凱爾法官一年半的費伊。之後，醫生跨在腳凳上，兩個腳跟高懸在腳輪上，仰著臉全神灌注聽著，彷彿他在新奧爾良等候麥凱爾法官以便給法官一份禮物，或者等法官爲他帶來一份禮品。

「納特，」勞雷爾的父親說，「可能因爲我已經不再年輕的關係，但是我也甘願承認我的眼睛有了毛病。」

著名的眼科權威考特蘭醫生合攏鄉下人般粗大的雙手，好像他的時間非常充分，按勞雷爾看來，那些指頭輕微地在錶面上一按，便能把確切的時間傳達給指頭上的皮膚。

「我想這個煩人的現象是在華盛頓誕辰紀念那天起的。」麥凱爾法官說。

考特蘭醫生點點頭，彷彿那是個有事的好日子，「跟我說說小毛病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剛修剪完一小叢薔薇回到屋裏來——我已經退休了。你曉得吧！我走到門廊角上，往街上看的時候——費伊又溜到什麼地方去了，」麥凱爾法官說，朝費伊和露地一笑，笑中帶着愁苦。

「我不過上街到美容院去，讓默蒂絲替我捲捲頭髮罷了。」費伊咕囁著。

「我看到無花果樹，」麥凱爾法官說，「就是那棵當年貝基在樹梢掛滿錫罐子用來驅鳥的那棵無花果樹——朝我閃閃呀的。」

兩個男人都會心一笑。他們雖然分屬於兩代，却都來自同一個地方。貝基是勞雷爾的母親。她用圓錫罐子自製的反射器，並沒有完全驅走七月裏來吃無花果的野鳥。

「納特，你必定和我記得同樣清楚，那棵無花果樹種在我家後院和你母親當年畜牛的牛棚之間。可是那天早上我往法院那個方向望的時候，那些反光居然閃到我的眼裏來，」麥凱爾法官繼續說下去，「所以我不得不相信我的眼睛開始向後面看了。」

費伊笑了——一個單調的高音，和檉鳥的叫聲一樣滿含諷意。

「是的，是有點麻煩，」考特蘭醫生把椅子往前挪，「讓我仔細看看。」

「我早就看了，我可看不出有什麼東西掉到眼裏。」費伊說，「可能給那一枝薔薇梢在你眼上那麼刺了一下，甜心，不過沒留下什麼刺在裏頭。」

「當然，我的記憶力消退了。」貝基會說我活該，不該在開花前修枝剪芽，」法官以同樣自信的口氣繼續宣述下去，醫生的臉幾乎碰到他的臉。「不過我可知道從來沒什麼能叫貝基的薔薇不往上長。」

「什麼也不能，」醫生低低地應著。「我相信我姐姐還種了枝由貝基的薔薇籐分枝出來的薔薇。」但是他俯身向前把燈關掉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却很肅然。

「怎麼黑了！」費伊小聲地叫起來，「他幹嘛要上那種地方在那些枝枝籐籐裏鬼混？就爲了我離開房子那一會嗎？」

「華盛頓誕辰紀念日在老家是修剪薔薇的好日子。」醫生安詳的聲音說，「你該叫阿黛爾過來替你弄的。」

「哦，她提過的，」麥凱爾法官說，輕輕把手一擺就把這個問題打發了。「只是我覺

得到我這把年紀應該可以把這種事處理得心應手了。」

勞雷爾曾經見過他修枝弄葉。兩隻手把著大剪子，像跳十七世紀沉重的三步舞，左邊這麼一砍，右面那麼一鉤，好像向舞伴行宮廷禮一般。完了之後薔薇叢看起來一片落索。

「那以後還有什麼別的毛病嗎？麥法官？」

「哦，就是視野模糊，沒有什麼別的現象像那個毛病引起我的注意了。」

「那麼你何不乾脆聽其自然呢？」費伊說，「我一直這麼跟他說。」

勞雷爾剛剛才從機場趕來。她是從芝加哥搭晚班飛機來的。這次見面完全出乎她的意料，還是昨天傍晚在長途電話裏安排的。在密西西比州塞拉山老家，她父親向來喜歡掛長途電話代替寫信，只是這回他的口氣格外吞吐。說到最後他才說，「順便告訴妳，勞雷爾，最近我的眼睛有點毛病，我很可能給納特·考特蘭試試，看他能不能找出毛病，」他還加了一句，「費伊說她也要同去買點東西。」

他承認有點關心這個毛病，就跟承認他真有毛病一樣都是初次聽到的。勞雷爾就不得不坐飛機來了。

掛在醫生眼上極小的明亮的探眼器，寂然停在麥凱爾瓦法官紋風不動的臉和醫生隱隱在黑暗中的臉之間。

最後天花板上的燈總算又大放光明了，考特蘭醫生站了起來，檢驗麥凱爾瓦法官的臉，麥法官也檢驗似的回望他。

「我知道我帶來一小椿可以叫你忙上一了的差事了。」麥凱爾法官聲調非常平順的說，早在從法庭上退休以前，他就不用這種口氣宣判的了。

「麥法官，你右眼的視網膜破裂了。」考特蘭醫生說。

「沒關係。你來補好它。」勞雷爾的爸爸回道。

「得趕快動手，一點時間都不能浪費。」

「好的，你什麼時候可以動手術？」

「只給挑了一下就得動手術？那些老薔薇怎麼不都死光了好？」費伊大叫。

「這隻眼沒給薔薇刺到。出毛病的不是眼睛的外部，是內部。那些閃光也就是由眼睛內部起的毛病。真正有毛病的是眼睛內部用來看看東西的那一部分，麥凱爾太太。」考特蘭醫生轉身不再對着法官和勞雷爾，招呼費伊到牆上的掛圖那兒去。她朝那兒走過去，身上透着香水氣味。「這是我們眼部的外觀，這個是內部的剖析圖，」他說着在剖析圖上指出該動手術的部分。

麥凱爾法官傾身向坐在他椅子下方的勞雷爾說，「那只眼可不會裝病不是？」他說。

「我不懂這種罪爲什麼該輪到我來受！」費伊說。

考特蘭醫生送法官出門口到走道上去。「可不可以請你在我辦公室裏隨便坐坐，讓我的護士問你幾個問題？」

他再回到診療室，一屁股往病人坐的椅子上坐定。

「勞雷爾，」他說，「我不想自己替他動這個手術。」他很快地又接嘴道，「我心裏一直爲妳母親的事難過。」他回頭第一次正眼看費伊，「我家和法官家相交多年了。」他告訴她這麼一句原來不必說的話替代那些無法說出口的。

「裂口在什麼地方？」勞雷爾問。

「靠近眼中央，」他告訴她。她目不轉睛地望著他，他又加了一句，「創口還沒有惡化。」

「在我讓你動手以前，我得先知道他以後的視力能好多少。」費伊。

「那先得看裂口是怎麼來的。」考特蘭醫生說，「此外還得看外科醫生的功夫如何，然後，還要靠天意。這位小姐知道得很清楚。」他朝勞雷爾點點頭。

「手術可不是說動就動的，我至少還知道這一點。」費伊說。

「妳可不想等到他視線全失的時候再來動手術吧。他的另一隻眼已經起白內障了。」考特蘭醫生說。

勞雷爾問道：「父親起了白內障了？」

「我離開塞拉山以前就發現了。那是好幾年逐漸發展下來的；我告訴過他，只是他以爲慢慢會自己消失。」他微笑着。

「那跟母親的情形一樣，她的毛病也是那樣起頭的。」

「哪，勞雷爾。我沒有那麼好的想像力，」考特蘭醫生抗議道，「所以，我總是小心翼翼。在老家我跟麥法官及貝基小姐都十分親近，對妳母親的事我可以挺起身負責。」

「我也在那兒，你知道沒有人責備過你不盡心，盡力，或者幻想你能阻止發生的一切——」

「如果那時我們有我們現在的知識——妳母親眼部的毛病，只是病情的一部分。」他說。

勞雷爾瞪著那張飽經憂患絲毫不帶狡猾的臉好一會兒，藏在他心中的密西西比的鄉氣，全流露在那張臉上面了。

他站了起來，「當然，如果你叫我來動這個手術，我是義不容辭，」他說，「但是我希望妳不要找我。」

「父親不會讓你放手的。」勞雷爾安靜的說。

「怎麼？我這一票難道全然不算數嗎？」費伊問。跟在他們後面出去。「我贊成我們把這檔子事置之腦後，大自然是最好不過的醫師。」

「好吧，納特。」他們全在考特蘭醫生的辦公室裏坐下來的時候，麥凱爾瓦法官率先開口，「什麼時候可以動手術？」

考特蘭醫生回道，「麥法官，我才設法在休斯敦城逮住久野醫師。你知道他教過我，現

在他的治療法比以前又新穎了許多。後天他就可以飛來這裏——」

「作什麼？」麥凱爾法官問，「納特，我匆匆忙忙離開舒舒服服的家，不遠千里而來只有一個簡單的理由：我信任你。現在你得露一手給我瞧瞧，使我明白我還不至於老糊塗到看不清事理。」

「好吧，先生，事情就這樣決定了。」考特蘭醫生說著站起身來。臨了又加了一句，「先生，你要知道，這個手術不管在誰手裏都不是百分之百可靠？」

「呃，我可是個樂天派。」

「我可不曉得現在天下還有這一類動物。」考特蘭醫生說。

「你可別以為什麼東西全看過，」麥凱爾法官嘲弄的說，對醫生的微笑，回以一連串就像糟老頭洋洋得意的笑罵，而考特蘭醫生只拿起法官擱在膝上的眼鏡，輕輕地把它架在他的鼻樑上。

醫生踏着田家漢穩重的步伐，領他們穿過擁擠不堪的候診室。「我已替你在醫院裏辦好手續，他們替我留下手術間，我自己也會準備妥當，」他說。

「只要說得動他，他把天地都能翻轉來。」他們走過守在門口護士小姐處，聽見她這麼說。

「即刻到醫院去住下來。」電梯門一閃而開的時候，考特蘭醫生輕輕地碰了碰勞雷爾的肩膀，又對法官說，「先生，我替你叫的救護車在樓下等著——那樣比較穩當些。」

「他這麼多禮幹什麼？」他們乘電梯下降的時候，費伊問，「我敢打賭開帳單時他可就不會這麼客氣了。」

「我在一雙可靠的手裏，費伊。」麥凱爾瓦法官告訴她，「我和他全家都熟悉。」

卡納爾街上括起一陣料峭凜冽的風。在老家春天來時，麥凱爾瓦法官總是塞拉山第一個把冬天戴的呢帽收起來的人。現在他就戴著乳白色的草帽站在風地裏。他的肚子雖然又大了許多，臉色卻沒有以往那麼紅潤，而且那張臉比婚禮那天看起來又要瘦了一點。勞雷爾想。那該是她最近一次看見他了。他眼底下草菇色的色斑仍在，和橫越前額幾乎在眉心連起來的濃黑色的豎眉一樣是麥家的特徵——只是他在看什麼呢？她不曉得那雙張得大大慈祥的眼是否真正的看清了費伊，她自己或者隨便什麼人。站在新奧爾良灰白的天光下等候救護車的來臨而不詰問召喚救護車的緣故——從懂事起她還是初次看見他這樣不知所措。

「如果考特蘭真像你說的那麼好，他頂好斷定手術的結果如何，」費伊說，「我看他可不是什麼完人——我親眼看見他在護士小姐的屁股上拍了那麼一下。」

2

費伊坐在窗邊，勞雷爾站在病房門口，等麥凱爾瓦法官由手術室送回病房來。

「他這願可真是許的好，」費伊咕嚕著，「答應了有天帶我到新奧爾良來過狂歡節，」她朝窗外望了又望，「現在在外面遊行得正熱鬧，看樣子我們是別想看了。」

勞雷爾再看了看手錶。

「手術順利，他的情形很好！」考特蘭醫生大聲嚷道，大步進了病房，身上還穿著動手術穿的袍子，大汗淋漓的臉對勞雷爾扮出個笑臉。「我想運氣好，我們還可能保留那只眼的視力呢。」

一架桌子樣的担架給推了進來，上面躺著一動也不動的麥凱爾瓦法官。他給推過兩個女人的身邊，兩隻眼都給紗布綁著，頭邊堆著許多沙袋，別針別著的被單，緊蓋著他沉靜如小丘的軀體，正好把他捆在床上。

「你可沒告訴我他會這個模樣的。」費伊說。

「他沒事，他好極了。」考特蘭醫生說，「他的眼睛真是漂亮極了。」醫生張嘴大笑，話裏頭帶着興奮，彷彿剛從酒宴歸來，還有一點餘歡。

「嗯，誰也不容易看出那舊的大包小裹下面藏着的是什麼人。大得像幢房子。」費伊直瞪瞪地麥凱爾瓦法官。

「他會叫我們大家全吃一驚。如果我們一切都弄得順順利利，他以為會失明的眼睛就會看得見東西了。那真是一只漂亮的眼睛。」

「你先睜眼瞧瞧，」費伊說，「他什麼時候才會醒來？」

「哦，他有的是時間。」考特蘭醫生臨去時這麼說。

麥凱爾瓦法官頭底下沒枕枕頭，被單外頭又老又皺的頸子顯得更長了。不光那雙大黑眼還有那對濃眉和眉毛下的陰影也都給不透明的紗布遮著。臉上的光影明暗大都消逝了，睏倦的嘴和兩頰又黯淡無光，看起來沒有什麼生氣似的。

這是間雙人房，不過目前麥凱爾瓦法官暫時一人獨住。費伊不久前在另一張床上躺了一會兒。第一個護士進來值班，手中不停地鉤着小孩的毛線靴，她那麼機械地鉤著，看起來就像邊睡邊鉤。勞雷爾在房中走來走去好像要查明病房內一切都井井有條，但又沒有什麼好做的，一切都還不到時候。這是個毫無特點的地區，即使臨窗眺望，眼底是隨便那個城裏都看

得到的塗了柏油，又褪了色的屋脊，這兒那兒偶而積儲了那麼一小灘雨水。起初她完全沒有注意到那座橋——依稀座落在遠處，一點也不顯眼，好像只是遠處的另一幢屋宇。連那道河也看不真切。她放下百葉窗，遮住映着它的空廓無雲的長空。對她而言，那灰暗無名的房間許是反映了麥凱爾瓦法官「毛病」，把他帶到這兒來的視覺失調。

之後麥凱爾瓦法官開始磨牙齒。

「爸爸？」勞雷爾走近他。

「他醒來時總是這付德性，」費伊在另一張床上連眼睛也不睜開就說，「每天早上我都得受這種罪。」

勞雷爾站在他床邊等著。

「醫生怎麼說？」未幾，她的父親乾巴巴地問，「吓，寶梨？」他叫著她的小名，「妳母親怎麼說？」

「你看！」費伊大叫，她跳起來，穿着褲子，快步跑向他。「這是誰？」她指著她胸骨前那顆大金鈕扣。

護士手中的鈎針停都不停，在另一張椅上漫聲道，「好傢伙，別走近那只眼！誰也不許碰他或者逗弄他的那只眼；除非考特蘭醫生說可以，否則誰也不得碰他睡的那張床一下，不然就有人要後悔了，那時恐怕連我的皮都得給考特蘭醫生活剝。」

「不錯，」考特蘭醫生說完，人就到了。然後他彎身對着那張發猷的臉，激動的說，「

先生，我的工作完了，你的才剛開始呢！而且比我的要難得多了，你得靜靜地躺著，不能動，不能翻身，還不能掉眼淚。」他笑了，「什麼也不能作！只是等時間過去。我們大家都要等你的眼睛復原。」

醫生挺直腰身時，護士說，「我希望在他睡著以前，給他一點水潤潤喉。」

「去吧！去給他潤潤喉吧！他現在還清醒，」考特蘭醫生邊說邊往外走，「他只是閉目養神而已。」他用手指示意勞雷爾和費伊到外面去。

「聽著，妳們要好好看顧他，現在就開始輪流看顧他。要人躺著一動也不動可不是容易的事。我會想法說服馬特爾羅太太在夜裏作他的特別護士。勞雷爾，幸虧妳有時間，麥法官需要額外的照顧，我們一點也疏忽不得。」

他走了以後，勞雷爾跑到走道上打公用電話，和她的辦事處通話。她在芝加哥專業的紡織品設計師。

「妳實在不必爲了醫生說的那麼句話而留下來。」勞雷爾掛斷電話後，費伊說，她一直像小孩似的在一旁聽著。

「哦，我只是爲了叫自己心安才留下來的。」勞雷爾說。她決定暫時不再打一些該打的電話。「我們倆勻得出來的所有時間，父親會用得着的。他可不是能給細縛著不動的。」

「算了，這可不是什麼生命攸關的事吧？」費伊不快地說，她們一起回到病房後，她探身向著床，說，「親愛的，我很高興與你看見你現在這個樣子。」